

●『美洲豹』潜回中国

●卖笑青楼悲回首

●绝世痴情

●沾血的『金凤凰』

●古楼疑案

血染紫石街

——潘金莲新传



血染紫石街

——潘金莲新传

责任编辑 郎忆倩 封面设计 池长宏

插图 钱贵荪 孙民纪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萧山东湖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289,500

ISBN 7-213-00292-9/C·50 定价 二元二角

(1) 血染紫石街

——潘金莲新传..... 卢 群(4)

潘金莲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个“淫妇”。《血染紫石街》却用令人可惊可叹的情节，写了这个被封建制度所吞噬的女人的非同寻常的遭遇。她从小目睹潘大户强奸春梅而产生了男女私情的恐怖；到了二八年华轮到潘大户蹂躏自己时，她施计拒从而保住了贞节；她被无偿赠与武大郎而成了活寡；她在王婆撩拨下与人私通而遭致遗弃；西门庆毒死武大她却成了杀人凶手……怨妇沉冤死，血染紫石街，悲哉！

(2) “美洲豹”潜回中国..... 叶孝慎(24)

一个代号“美洲豹”的国际贩毒集团分子，经过伪装突然潜回大陆。此行他不为贩毒，不为破坏，更不为窃取任何情报，却为奉上司之命寻觅一个离奇女子；然而他一踏进中国国土，便引起以“萤火虫”为首的同类极大的惊恐与不安，他们跟踪、投毒、暗杀，一心置“美洲豹”于死地，此情引起我公安机关注视后，斗争更趋激烈复杂，人命案迭起，疑团顿生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叫人惊心动魄，浮想联翩。

(3) 卖笑青楼悲回首..... 申 安(40)

这是部真实的采访记录，一部旧社会妓女的血泪史。她是四川安岳大鸳乡人，天生丽质。禀赋聪颖，然而“自古红颜多薄命”，1943年13岁的她即被骗卖入妓院，任人蹂躏，被人作为牟取暴利、发泄淫欲的工具。在这座人间地狱里，她所遭受的凌辱和苦难，催人泪下，不忍卒读。

(4) 刀光剑影龙华寺..... 瞿 鹭(51)

小刀会在腥风血雨中失败了。然而20年之后,以小刀会大将徐耀之子徐啸天为首的小刀会遗孤们,奋起与清廷争夺当年起义遗存的十九尊金佛,于是龙华寺群雄云集,一片刀光剑影:圆心大师那超群武艺、冲虚道长的绝顶轻功、女扮男妆南洋女子那英勇机智、小王爷查达尔及金光恶僧的阴险毒辣,读来动人心魄,不胜唏嘘。

(5) 绝世痴情..... 彭 拜(75)

歌妓顾朵朵在鄂州汉江与白居易邂逅相遇,一见钟情,从此便发生了一连串怪事:她隐居他乡不愿再嫁;她近十次迁徙而暗随诗人;她悲叹自身污渍而暗送心上人两个妙龄女子;她最终被白居易发现竟然拒不晤面而隔窗对泣……一番苦心,一片隐情,发人深思,耐人寻味。

(6) 沾血的“金凤凰”..... 吴 越(94)

这是一幕悲剧。一张“金凤凰”香烟配方,竟沾上了六个人的生命鲜血。这悲剧从南洋开始演到国内,从民国开始一直继续到“史无前例”革文化命之时。

(7) 古楼疑案.....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(112)
徐 瑛 孙小琴 译

这一天,八十五岁的富翁和怪人伦纳兹,突然神秘地猝死于卧室中。警察厅查明,他是被一种叫依色林的滴眼剂毒死的。这是一起离奇的谋杀案。凶手是谁?是比他年轻50岁的妻子布伦黛?是他的儿子菲力普?是他的女儿索菲娅?是谣传的他妻子的情人布朗?整个案情扑朔迷离,神秘莫测,最后,侦查出一个叫人意想不到的凶犯……

(8) 布政使三审察真凶..... (126)

血染紫石街

——潘金莲新传

卢 群



潘金莲的春心萌动了。

这妇人活到二十二岁，渴望异性还是破题儿第一遭。过去，她对于男女之爱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。每当想起这恶梦般的往事，她便浑身泛起鸡皮疙瘩，惶恐不已！

曾记得十四岁那年，正是癸信初至、风情入梦的年纪，不想世事忒丑，怕见的偏叫这少女撞上了！这一年溽暑的某日，夜半时分小金莲为主母打扇，待到主母浑身滑爽酣酣熟睡时，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往下房走去。不意行至下房门首，只听得里面传来阵阵哀求声、喘息声和床板被碾压的声响。小金莲朝门缝里一看，一颗心顿时跳到了喉咙口！但见下房内一灯如豆，主子潘大户此时正把春梅姐按倒在床上。潘大户赤身露体，春梅姐遍体衣衫也全给扯碎了！……小金莲吓得浑身哆嗦，掩住双目不敢再看。她的脑海里不知怎的，顿时竟浮现出这么一幅图象：光天化日

之下。大街上众目睽睽，一只公狗不知羞耻地趴在雌犬背上。小金莲端的恶心，差点儿连隔夜饭也呕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比她大两岁的春梅姐跳井自尽了。一领芦席裹着春梅姐的尸体，抛入了乱坟岗。此后数月，小金莲几乎夜夜做恶梦，梦中惊醒，她全身泛起鸡皮疙瘩，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步春梅姐后尘。如此惶惶然长到了十七岁，金莲也出落得水芙蓉似的。一天晌午，潘大户喝得醉醺醺的，连声唤叫金莲端醒酒汤来。金莲战战兢兢捧着汤来到主子面前，潘大户一抬手把碗拍翻在地，反说金莲存心欺主，猛地剥下金莲小衣，将她仰面按倒在地，他那肥猪般的身躯，便向金莲压去。金莲急得心如乱麻，不顾利害，张嘴便是一口，咬住了潘大户的鼻尖。潘大户疼痛难忍，淫兴顿减，便亲执藤条将金莲双股抽得血肉模糊。整了半天尚不解恨，又召个媒婆来，如此这般吩咐一通，让媒婆去给这个不肯顺从的使女觅个“盖老”，要金莲一辈子吃苦受罪。

媒婆花了足足半个月工夫，兜遍了清河县大街小巷，总算觅着了一位合适的人选，潘金莲就这么被主子“赏”与了武大郎。花烛之夜，金莲头上红巾被挑开，不禁发出了一声疑问：

“咦？！”

难怪金莲惊讶。她望出去，狭狭窄窄一间破砖烂瓦房里，断了一条腿的方桌之上燃着只值三文钱的一对磕头烛，眼前除了烛泪涌流，却不见新郎人影。

“好大姐，莫要着慌，大郎我在这里。”

一个沙哑嗓门在她膝盖前头响起。金莲垂下眼睑一瞅，吓了一大跳。这是何人？难道就是自己的夫婿？他个头比床沿高不了多少，一脸麻子，一嘴络腮胡子，手拿一根挑巾竹竿，笑嘻嘻地站在那儿，活象一只阔嘴拱背的蛤蟆。“喂呀！……”金莲哭了起来。

“大姐莫怕，莫怕！”武大郎一面连声宽慰娘子，一面手忙脚乱地从床上拉过被子来，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住，“大姐看不得我，我不叫大姐看，不叫大姐看。大姐你万万难过不得，大郎我最看不得人难过，呕呕呕……”他也哭起来了。

这个人相貌虽丑陋，但心地善良到这般田地，金莲的心肠顿时软了下来。她想，在这人身边也许有个安宁日子过，如此也就足矣！金莲一面自己劝自己，一面止住了哭泣。

烛泪儿滴尽了，破屋子里漆黑一片。金莲躺在床上闭紧了眼睛，仿佛避着什么。避着什么呢？是避着躲不掉的那件勾当么？金莲心中茫然，说不清楚。她身子不住地痉挛，心中十分紧张，犹如在等待酷刑加

身的囚徒一般。这时她的脑际忽又闪出了肥猪也似的潘大户压住春梅姐的情景，于是泪水顺着面颊哗哗流淌。幸而躺在旁边的武大郎一动不动，这夜总算侥幸地度过了。

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婚后五个寒暑，竟然都是这么相安无事地打发走了，金莲终于明白原来丈夫不会与她干那勾当，她可以一辈子紧锁自己到白头了。

谁知一池死水陡起波澜，五年之后的今日事情有了变化，近来金莲日益强烈地产生了某种欲念，恨不能立即迎个弄潮儿来，痛痛快快地洒她几滴襄王台下杨枝水！你道为何？原来是打虎英雄武松闯入了这妇人的生活。

今天，潘金莲在家中一心候着武松到来。

外面在下雪。一片片，一团团，纷纷扬扬，从天上降落到尘世。丈夫武大郎一早冒雪出门卖炊饼去了，走巷串弄，沿街兜售，要到天黑才能回家。于是潘金莲便在小叔武松住的房里生了盆炭火，她想候武松早些回来后，与他在炭火边举樽饮酒，共叙心曲……

说来简直难以置信，浑名“三寸丁谷树皮”的武大郎，竟会有这么个身高八尺，相貌堂堂的胞弟。武松非但长得英俊，而且武艺高强，在景阳岗赤手空拳打死一头斑斓猛虎，轰动了阳谷县。县太爷对他十分赏识，委他做个步兵都头，又让他披红戴花，跨马游街，引出万人空巷争睹打虎英雄丰采的一段佳话。已从清河县搬迁到阳谷县住家的武大郎，正是在这场合与分别七载的武松巧遇，拉他到紫石街自己家里做个下榻处。不知不觉，武松居住在兄嫂处已两月有余。对门街坊开小茶馆的王婆看在眼里，着实盘算了一番，便三日两头狗舔屁股似的往金莲这儿拱，闲聊之间有意无意只把话题儿往武松身上绕。金莲虽觉不安，但碍着认她做个干娘的情面，不能逐客，只索装聋作哑，不去理会。王婆暗暗高兴，忖道：“着！着！不拿扫帚撵我出去，肯让我往耳管里吹这风儿，她那篱笆门就扎不紧了。”于是，这老虔婆说话就更放肆了：

“大娘子！似你这般标致人儿，走遍阳谷县怕也难找出第二个来，你与大郎做一对儿，老身常为你抱屈。如今老天有眼，遣来了武都头，货真价实一个男子大汉，休道大娘子你，就是老身看了也喜欢呢！”

“干娘休说疯话，这玩笑开不得。”金莲急忙摆手说道，“叔叔是个正派人！干娘莫坏了叔叔名声。”

王婆嘴一撇：“哪个猫儿不贪腥？大娘子，你何必为他假撇清？武都头当真没一点儿沾花惹草的兴致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妾身敢替叔叔对天赌咒！”

“难得，难得。”王婆眼珠骨碌一转，嗤嗤一笑，说道，“大娘子，有句俗语你可知晓，叫做‘男想女，隔座山；女想男，隔块板。’移掉一块薄板，只消举手之劳，难道你不愿花这么一点小力气，换得人生一世的大欢乐？”接着，絮絮聒聒，老虔婆又把自己年轻时一件件一桩桩风流孽债说与金莲，让她明白那是一种怎样销魂酥骨、荡心颤肉、解渴填饥的欢乐。

潘金莲毕竟正处青春妙龄，怎经得起王婆如此撩拨？眼下她胸中犹如钻进一头小鹿，乱蹦乱跳，粉白的脸蛋烘烘烧热，两个耳朵也红得象要滴血：“哎！男女之间那档子事儿，原来并不全是潘大户式的，想不到也有无穷乐趣。”金莲不免发现了自己的缺憾，渴望有所补偿。于是乎，一天夜里金莲在床上只摊开一条被，鼓足勇气，含羞答答地邀丈夫共枕。谁知武大郎一见之下，顿时手足无措，哭丧着脸执意不肯与她合被共卧。金莲只好叹一口气，重新做了两个被窝筒。过去武大不曾试图与她亲热，金莲甚为感激，如今她却要恼他了：“大郎，大郎，你也太窝囊了！”蓦地，武二的影子浮上金莲脑海，这妇人不由就将两兄弟作个比较，越比，越怨自己命苦，暗暗垂泪，直至拂晓。忽听得雄鸡啼鸣，金莲无端的忿恨不已，爬起身来找刀便把家中那大公鸡宰了。宰了雄鸡，却消不了欲念，难道她该一辈子独自钻在冰凉的被窝里守寡？该一辈子为当年主子潘大户硬塞给自己的“窝囊度”哭泣？金莲有些不甘心了。

这妇人忍受着难以言喻的折磨，终于到了忍受不下的地步。今日，潘金莲壮起胆子，打算试那么一试，看看能否变更“活寡妇”的境况。王婆对她说：“风流茶说合，酒是色媒人，若是都头肯与大娘子同饮一盅酒，余下好事全由老身来撮合。”而且还如此这般，替她策划了一个不显山不露水便能做到“叔嫂共娱”的计谋。金莲当时听了不吭一声，未置可否，今日一早见这场大雪下来，不由得就记起了干娘的“锦囊妙计”，竟神使鬼差，晕头晕脑，依计而行。她先着意梳妆一番，又做了许多酒菜，然后点燃了一盆炭火，待等她的小叔回家，以便“投石问路”，向他递个意思过去。

炭盆燃得旺旺的，金莲双手托腮，呆呆地坐在火盆边，心头燃起的一股烈焰，比这炭火更炽烈。最近她非但夜晚乱梦颠倒，连白昼也象个梦游症患者，恍恍惚惚，迷迷糊糊，心猿难锁，意马难收。

这会儿，潘金莲闲着无事，渐渐困倦上来，便把双目微合，似在打盹，其实是细细咀嚼黎明前的那个春梦。那梦，扰得她五脏六腑难受得厉害，她呻吟着立起身来，象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走到厨下，舀了—

瓢凉水，咕嘟咕嘟喝下肚去。凉水冰得牙齿生疼，但那颗焦躁不安的心，仍然无法安静下来。

“哼——呀！”一声，大门推开了。

潘金莲一喜，慌忙从厨房迎了出来，可是哪有武松的影子？！原来是一阵风雪把未曾上门的门板吹开了。金莲好不懊丧，快快地走过去关门。刚把两扇门板推上，却又拉开三寸宽一条缝来，痴痴地朝外眺望。那风雪吱溜溜钻进门缝，粘在她的眉毛上，把两弯黛眉染成雪白，金莲仍旧浑然不觉。也不知望了多久，方见满地琼瑶，两行靴痕，武松头戴毡笠，身穿鹦哥绿丝纳袄，鸾带束腰，披一件海青英雄大氅，不紧不慢地走了回来。金莲顿时添了兴头，把门拉了个大敞，欢天喜地唤了一声：“叔叔！你到底回家来了！”

二

武松跨进家门，一面脱下大氅掸雪花，一面问道：“嫂嫂，你在望哥哥么？哥哥是该早些回还，也免得嫂嫂这般等待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金莲暗暗又是一喜：叔叔说我等待，这是知我一人在家冷清寂寞，今日之事大约有些眉目了。她忙殷勤地说：“叔叔，雪天冻人，请到房中炭火跟前暖暖身子，愚嫂替你备了一点淡酒，驱驱寒气。”

“多谢嫂嫂。”武松说话间，外面又有一股风雪卷进屋里，他便随手把大门关严，插上了门。金莲心头更是窃喜：你瞧叔叔，方才说我冷清，又知兄长未归，却把门儿插紧，难道真象干娘所言的“会捉老鼠的猫不叫？”看来确实人非木石，叔叔只是要拣个适当的时机罢了。……妇人满怀喜悦，从厨下端来酒菜至炭盆边，推说自己身上也有些寒意，就在武松对面坐下，陪他喝了两盅。本就是欲火难禁之身，怎经得酒添劲头，轰的一下，金莲最后一点理智也给烧尽了。这时的她，只要能够享受片刻欢娱，那怕罚她终生在地狱受苦，她也心甘情愿！妇人执壶把武松面前的盅儿筛满，斜乜着他，娇声说道：

“叔叔自小父母双亡，奴懂事未久也成了个失群孤雁，与叔叔同命相怜，倒是天生的缘份。叔叔当真怜惜我，请满饮一盅。”

武松一惊，愕然瞅那妇人一眼，不禁心慌起来。素昔听说世间有狐精，却从未见过，不想今日这狐精活脱脱到了眼前。瞧金莲：黑油油赛墨玉的鬓儿，翠弯弯似新月的眉儿，直隆隆的琼瑶鼻儿，粉浓浓的红艳腮儿，香喷喷的樱桃口儿，齐整整的碎玉齿儿，真个无处不动人。尤其那双杏子眼儿，偏还斜斜着，带

三分醉态，含无尽妩媚，水露露，蜜润润，昨儿轻轻一转，旋出五色光来，令人头晕目眩。武松在景阳冈猛虎面前毫不发慌，而今面对这么一个妇人，一霎间竟觉得手足无措，只得低下头来，避开她那挑逗的目光。

“叔叔，你怎么不饮呀？奴家亲手烹调的几样菜肴，合不合叔叔口胃？要不要让奴家来唱一段曲儿为叔叔助兴？”潘金莲拿个酒壶盖儿轻叩桌面权代檀板，莺声鹁婉，唱将起来：

“黄昏想，白日思，盼煞人，多情不至；因他为他憔悴死，可怜也，绣衾独自！灭灯儿残人睡也，空留得半窗明月，一缕相思，郎心硬，浑似铁，这凄凉怎挨今夜！”

可怜的倒是武松，坐在那儿只觉如坐针毡，全身毛孔沁出热刺刺汗来，欲劝阻嫂子休轻浮，两片嘴唇却粘住了张不开。他难道舍不得打断悦耳的歌声？还是害怕一开口便会有什么破绽？武松此时头脑里也乱哄哄的，只索在心中连呼：“惭愧！惭愧！”

妇人见武松如此局促，只道他也给情欲搅乱了方寸，于是益发卖弄地又唱了起来：

“闷把韩屏来靠，和衣强睡倒，听风声呜咽，雪洒窗寮，任冰花片片飘。懒把宝灯挑，慵将香篆烧，挨过今宵，怕到明朝。细寻思，这烦恼，何日是了？想起来，今夜里，心儿内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，你撇得奴有上梢来没下梢！”

潘金莲只管唱，却不知听的人内心苦苦挣扎。这妇人的曲儿犹如魔法，使武松身不由主给一步步牵着往迷魂津跨去。平日间他最不信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这句话，今日里他不得不承认柔可克刚，然而，他还不愿将一世英名耽误在一个妇人身上。挣了半天，这位打虎英雄总算挣出了一句话来：“休唱了！……”但潘金莲怎肯就此打住？一锅水已烧到了九成沸，最后一把柴草还能省么？

“初相会，意如胶，岂舍得让了甜桃，去寻酸枣？一个儿花容月貌，风尘中最少；一个儿纯铁坚钢，忒经得打熬。这定盘星儿，郎君认准了！奴家恨只恨，与君相逢不早！席上樽前，浅斟低唱诉怀抱。一颦一个真，一看一个饱；虽则是有限欢娱，权且将闷解愁消。”

妇人唱着唱着，自己先是再也控制不住，一伸手捞过武松面前那盘酒，一抿抿去半盅，另一只手探入领圈，只一扯，便把袄儿衫儿的领儿统统扯开，含情脉脉地盯住他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盅儿残酒。”

武松打个寒颤，全身沁出淋漓冷汗，象逃避灾难

似的，跳起身来，劈手夺过盅儿往潘金莲脸上泼去，骂道：“嫂嫂休要这般不认羞耻！我武二乃是顶天立地男子汉，不是那等没人伦的猪狗。嫂嫂倘若还不知廉耻，武二眼里认得嫂嫂，拳头却不认得尔这妇人！”金莲给泼了一脸酒，顿时脸上失色，呆若木鸡，浑身瑟瑟发抖，仿佛落到了冰窟里，连骨头缝中都透了寒气。她无论如何未料着，自己一番真心实意却会落个如此结局。怔了一会，两行珠泪“刷刷”流下，憋着一肚子委屈便直奔上楼去了。

“好险呀！”武松独自留在炭火盆旁，尚在想着刚才那情景。过去他对嫂子敬重，是由于这么一个颇具姿色的女子甘愿守着那样一个丈夫，五年时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不去招蜂惹蝶。在武松眼里，这妇人便是个日后能树得贞节牌坊的，他做小叔的脸上也有光。不曾想今日自己差点儿给这妇人搅得七荤八素，栽倒在裙衩之下。武松担心继续住在这儿，“狐精”一次次拿媚功来迷他，总有一天他会魂不守舍，被她俘虏。他自忖不是鲁男子，“坐怀不乱”的道行还不够深。“斗不过这‘狐精’，莫若一走了事。眼不见，心不烦，我还是搬进衙门去住吧！”武松打定主意，披上大氅，开门复又踏入雪地去了。

潘金莲在楼上听见下面的开门声，知道小叔出去了，便一头扑倒在枕头上放声大哭，一肚子的委屈随着泪水顿时泻了出来。武松把她骂得好凶：“不认羞耻！”难道她当真是那个没颜面的婆娘么？记得自己嫁与武大郎后，无论在清河县还是阳谷县，总有些浮浪少年、轻薄弟子不时在她门前嚷嚷：“好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！”意欲勾引。那些少年弟子当中也不乏五官端正的风流哥儿，倒是她嫌他们油头滑脑，气味不正，从没给他们好脸色瞧。倘若她放纵自己，甘愿沦于猪狗行径，那末，三只脚的蛤蟆难觅，两条腿的婊子她可以随便抓它几十个来拣拣，何必今日里对你武二这般痴？！叔叔呵叔叔！你不肯贪花，做得周整，奴家并不怪你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勉嘛，不过，你那样羞辱于我，总也太过分了吧？！看来但凡男子，皆是没意思的角色。要么象馋猫似的令人生厌，要么如判官一般叫人害怕，忒些些知冷知暖、有滋有味、知情知义、有刚有柔、来了恋他、去了思他、懂得女儿苦、识得妇人心的可人儿！

潘金莲的心凉了，准备回到安分守己的轨道上去。“唉！金莲命该如此，我就守一辈子活寡吧！”她咬住牙关，下了这个狠心。

三

冬日将尽，天气回阳。潘金莲在楼上绣花因房中嫌

暗，便拿起一根叉杆去把窗口竹帘挑起。不想今日也是合当有事，一失手那叉杆便滑出楼窗，不偏不斜，恰好打在一个路人头上。那人欲待发作，一抬头见是个美貌妇人，怒气早已飞散，变作笑吟吟的脸儿，把腰一屈，先行个礼说道：“不妨事，娘子不必介意。鄙人西门庆，不揣冒昧，请教娘子芳名。”金莲见这个陌生男子要与她搭讪，赶紧头一缩，顺手关上了窗。西门庆呆立街心，翘着脑袋，久久瞅那楼窗。

“西门大官人！你不嫌头颈酸么？望什么呀？有三个角的羊儿？两个头的鸟儿？九条尾的龟儿？天上少见地下没份的稀罕事儿？大官人不妨指给老身看看，饱饱眼福哪！”西门庆转过身子，见说这番戏谑话的，正是对面小茶馆门口眯花一双世故眼儿朝这儿窥的王婆。王婆其人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便是“卖茶鬼打更。三年前开个茶铺直到如今不发市，倒是靠些杂活养口。”她的“杂活”便是做媒，不仅会做牙婆，会抱腰，也会做“马泊六”。这“马泊六”便是撮合

男女私通，王婆的主要进项就靠它。西门庆顿时有了章程，便踱入茶馆，许诺王婆一个棺材本，央她拉皮条。王婆日前曾想把金莲唆入武松怀里，自己也可以凭这份“功劳”，赚个人人敬仰的打虎英雄做靠山。谁知武松不识抬举，竟自闭门推出窗前月。王婆不免扫兴，只得另设钩钓，总不能闲着个姿色超群干女儿不换财来。今天西门庆自己投上门，王婆与他焉有不拍板成交之理？但老虔婆尚有一忌，便说道：

“大官人，若不把武都头支走些日子，老身还不敢成全你。你虽有财有势，武艺却不及都头，他若为娘子拼起命来，老身生受不起。”

西门庆大惑不解地问：“我与那雌儿欲度陈仓，与武都头有何相干？难道武都头也是挨光客，趁近水楼台之便，拔了鄙人头筹？”

王婆道：“若是叔嫂成奸，恐怕那妇人一片痴心全在打虎英雄身上了，还轮着你做偷腥的猫儿？武都头不破那妇人的贞操，是要那妇人为他武家捞个贞节牌坊呢！放他在近处，消息容易漏进他耳朵，他能容得你们寻快活？”

西门庆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妈妈放宽心，不出三日，我叫武二往千里外去，至少三五月方得回来，弄巧了阳谷县就再也无他露面之时！”

西门庆与王婆计议定当，回到家中当即修书一封，遣心腹僮儿西门兴递入县衙，道是有份厚礼需送往东京给当朝丞相蔡京贺寿，路途不宁，盗匪甚多，故而要借武艺不凡的武都头押解礼担，以保无虞。西门庆乃蔡京门徒，阳谷县一霸，县太爷向来供他调遣，果然过了二天，武松便给打发往京都去了。

武松走后次日，王婆觑准了武二郎外出卖炊饼之际，钻入潘金莲房中，满面堆笑说道：“大娘子，难得有个财主布施些绸缎与我，老身想烦你裁件衣裳，不知大娘子有没有空？”金莲答应了，跟着王婆来到对面小茶馆。王婆关了门，捧出一段绸料来。金莲用手在绸料上比量一下，说：

“干娘，这段料子不尴不



尬，给你裁件大袄嫌短点儿，裁件小袄又嫌多了些，倒有些难下剪刀。”

金莲哪里知晓，这段绸是老虔婆从一匹整料上剪下来的，特地剪这么个长短，要用它来设个陷阱。王婆居心叵测地说：“就裁个小袄吧，裁剩下的零头料，干娘送与你，日后有了小宝宝，替他缝件小衣裳。”

金莲的头低垂了下去。

王婆装做突然想起，拍拍脑袋，埋怨自己道：“嗨！看我这记性，竟坏到这步田地。大娘子你曾问过我可有那种秘方，给大郎吃了也能替武氏续个香烟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看来大郎确是患有暗疾，唉！大娘子，你好苦呵！做一个女人，这种苦与谁说去？”老虔婆的声调越来越有悲天悯人的味道了：“大郎枉为盖老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谁想到你至今还是一具没钥匙来开的锁……”

“干娘，休要说了。”金莲泪汪汪央求道，“总是我命中注定，提起来徒添烦恼。权当从小就入了尼庵，带发修行一辈子吧！”

“这个不一样，身入佛门，七情六欲就灭了，俗家人怎做得到？”老虔婆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身边没个男人睡着，自然可以不想那件事情，你是夜夜夫妻同床，却只捞个虚名儿，岂不难受得紧？倘若换了老身是你，早已寻个使得真刀真枪的面首，向他要一份欢乐了。”

“干娘！我怕听这些话。”金莲想制止对方，但发出的声音那么微弱，使老虔婆益发无所忌讳，便把自己与一些老相好的床第之乐，如诉家珍地讲给妇人听，尤其若干细节，更是刻意渲染，着力描绘，无疑是在妇人眼前展开了一幅幅活活现春官图。金莲几次想把耳朵捂住，却始终未能举起手来，仿佛前阶段那种无法言喻的折磨，已使这妇人精疲力尽，失去了抵挡的力量。她象一个饥饿过度的人，有个画饼也是好的，又象一个干渴太久的人，那怕是一杯鸩酒也愿意喝下。她也知道乐于听这些男贪女爱之事，将屈于“坏女人”之列，但想起武松斥她为“不知廉耻”，她索性自暴自弃，不在乎什么好女人坏女人了。只因有此一念，面对王婆赤裸裸的挑唆，叫这妇人如何守得住心，稳得住阵脚！金莲的头渐渐抬起，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泽，全神贯注地瞧着老虔婆一掀一掀的嘴唇，她自己的樱口一抿一抿，仿佛在吞咽什么。

“成了，成了，这雌儿春心动了，只能由我摆布了。”王婆暗喜付道。装做去喝口水，她走到外间小店堂，开了大门，放入早已等候在外的西门庆，领至后面房中，笑着对金莲说道：“今日巧了，这位便是施舍老身衣料的西门大官人，恰好路过这儿。他的衣

料，你的手艺，偏偏两个又见了面，倒也是个缘份。”

西门庆主动上前，对妇人唱个肥诺，显得十分的礼貌。潘金莲慌忙放下手中活儿，还了万福。偷眼觑那主儿，竟就是前几天被叉杆打着了的男子。金莲便疑到今日并非凑巧，八成是个圈套，她有心想走避，两条腿却象给拴住似的，不听指挥。只见今日这男子头戴缨子帽儿，金玲珑簪儿，金井玉兰杆圈儿，身穿绿罗褶儿，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，清水布袜儿，手里摇着金川扇儿，比那日又添三分潇洒，七分风流。金莲已被王婆撩拨得春心乱拱，只恨老虔婆不是男身，凭空让她尝够了画饼望梅的苦楚，此时忽然来了这么个风流潇洒男子汉，且眉目间明显地钟情于她，怎不使她“雪狮子向火，酥了半边”。妇人既已入了魔道，这时候用鞭子来抽，只怕也抽不跑了。

“大官人，你来得正是时候！”王婆打缸渗水，笑眯眯说道，“似大娘子这样的俏女子，由我这个腌臢邋遢老婆子陪着说话儿，有甚趣味？太官人你若有些闲工夫，老身央你在这儿坐一会，代老身替大娘子解解闷，也是个不大不小功德。”

西门庆从身上摸出一锭银，说：“枯坐无味，若是大娘子看得起鄙人，妈妈你就拿这银两去办些酒菜来。”金莲低声道：“干娘，今日这酒……就免了吧。”王婆接银在手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说：“免不得，免不得。今日这里喜洋洋的，你们不喝，老身也要讨一杯吃呢。”

王婆跨出门槛时，顺手带上了房门。潘金莲心头，比当初嫁夫还慌乱，十指绞着衣角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她虽不看西门庆，但感觉到西门庆的目光死死盯在自己身上。接下来他将怎样呢？是饿虎扑羊，还是春雨入土？金莲突然害怕了，只怕降临到头上的忒多粗野。她悔不及早避开，此刻已到了净等人家伸手即掳的境地，唯有默默祈求：千万别把她当块肉囫圇吞下，要给她些温柔，给她些爱抚……

此刻的潘金莲，越加显出楚楚动人来。按西门庆原本心思，恨不得立时就与这妇人做一处，眼下见她这般模样，暗暗告诫自己：“不可暴躁，这雌儿与一般粉头有些不同，我若鲁莽从事，恐要吓着她，以后休想再得她好处。似这等别有风味的人儿，我只图个蜻蜓点水的快活，岂不可惜了？让我把她的心也一并占了，叫她死心塌地供我慢慢消遣。”打定主意，西门庆按捺下来，只拣些无关紧要的话与妇人闲扯，俨然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。金莲内心紧张渐渐消除，对西门庆产生了几分感激之情，不由又拿武松与眼前这人作个比较，更觉得这位大官人算得个善于体贴的郎君。

王婆去买了些现成的肥鹅，细巧果子归来，发

现这对男女还规规矩矩地坐着，不禁大为惊讶，想道：“西天出太阳，黄狼不偷鸡，稀奇！稀奇！我有意在外面多磨蹭一会，他们干那勾当辰光足够，为何不及时行乐？”一面用盘子盛了吃食往桌上搬，一面递眼色询问西门庆。西门庆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妈妈，你端来的好酒好菜，须从从容吃，才会觉得味儿特佳。倘若暴饮暴食，一日吃伤，十日喝汤，反倒没福份时常消受，岂不亏了么？这讲究，谅必妈妈理会得。”

“哦，大官人是这用心，老身总要成全你的。”王婆心领神会，甚是高兴。他们长期挨光，她这个“马泊六”得利更多，真是求之不得。老虔婆眼珠一转，胸中已有一条妙计，保管潘金莲乖乖儿与西门庆做个长久情人。

碗盏摆齐，三人围桌而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谈笑。老虔婆一个劲儿恭维西门庆，说道：“大官人，你是阳谷县第一个人物，知县见你让三分，手下又有肯效死力的众奴仆，真个一跺脚四城门乱晃。你府上万贯家财，钱过北斗，米烂陈仓，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圆的是珠，光的是宝；也有犀牛头上角，也有大象口中牙。”王婆嘴里嘈嘈着，眼角直窥妇人，见金莲脸上并无羡慕神色，连忙转个舵，赞起西门庆的“盛血袋囊”来了：“再说大官人你这副身胚，做女人的有谁看了不起想头？你貌似潘安，力胜吕布，又极会温顺体贴，怪不得你家娘子这般喜欢你。”说到此，王婆朝金莲眨眨眼，神秘地点点头。金莲的脸立时与火炭相仿，遍体似有无数虫子乱爬，奇痒难受，知道自己失态，慌忙低下头去，大气也不敢出。王婆说：“老身知晓大娘子海量，且请开怀多吃盅儿。”频频给妇人斟酒。金莲知道王婆要灌醉她，但她愿意让人家把她灌醉，醉了，就可以彻底丢掉“顾忌”两字了。上次雪天，这妇人也想借酒做个无顾忌之人，却被武松一顿训斥，弄得好没趣味，今日就让自己得个大大的补偿吧，这一生也算对自己有了个交代。不偷也是贼，偷也是贼，那还不如破罐子破摔，做个名副其实的贼更合算些！金莲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要让眼前这个男子做武松不肯替她做的一切事情。三盅酒下肚，这妇人象换了个胆，敢于斜乜着水灵灵的眼，与西门庆眉目传情了。潘金莲豁出去了。

王婆与西门庆交换一下眼色，站起身说：“酒要尽兴，待老身上前街走一遭，那儿有好酒卖，只是有些路程，你们要耐心等候。”说罢，抽身走出房间，把房门反手带上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具铜锁，“咔嚓”锁牢。穿过店堂时，顺手端一条板凳，跨出大门，把这扇门也带上，用一根索子穿上门鼻纽，自己就在门前坐了，架起二郎腿，剔牙缝，看街景，给一对野鸳

把门望风。

金莲内心虽已把持不住，终究还是个未经过阵势的雏儿，焉能若无其事，毕竟又羞又慌。她双手往桌上一趴，额头往臂上一搁，埋脸喃喃道：“干娘不用买酒了，奴家已醉了，醉了……”

醉人不说醉。西门庆不去戳穿她，却顺着她的口气说道：“大娘子醉了，待鄙人扶你上床躺一会，就会醒的。”扶起妇人来至床前，将她放倒，替她脱去弓鞋，卸去外衣。金莲装做睡着，闭上双眼，一声不吭，任由西门庆随意摆弄……

忽然“咣当”一声，王婆推门进来，骂道：“好呀！你两个做的好事！传扬开去，须连累我，不如我先去自首！”金莲云鬓蓬松，裸着身子，瑟瑟发抖，苦苦央求：“干娘轻声些，可怜奴家则个。”西门庆也莫明其妙，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来这一手，可是有什么条件要讲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老身与你没周折，只消你来一次，给几个茶钱酒钱房钱床钱。我此时只与大娘子讲活，不知大娘子可愿依我？依了我，万事可遮掩，不依我，我这就跑到大门首叫嚷，惊动众街坊来这儿作个见证。”金莲急忙说：“干娘，奴家听你老吩咐，只求莫张扬出去。”王婆诡谲地笑道：“老身要你自今日始，天天到我房里来会会大官人。如有一日不来，我就叫左邻右舍悉知此事。就这么一件，大娘子依与不依？”西门庆不待金莲回答，先自哈哈大笑道：“姜是老的辣，妈妈果然好手段！”

金莲听了，心中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复杂情绪。她原只想就尝一次云雨滋味，也算是做了一回真正的女人，便心满意足，不曾指望日日到此间放浪形骸。沉湎巫山之趣。现见王婆要她不间断地来此地偷情，不免为难，又有点着恼，兼还掺杂些屈辱。但方才西门大官人与她做一处时那一种莺穿柳影、蝶戏花阴、舌下吐香、汗渍鸦黄的妙意儿，使金莲心底里又不想浅尝辄止，再无领略之机。终于，这妇人慢慢地点下了头。

谁知潘金莲这一点头，阳谷县接下来便有几颗人头要落地了！

四

西门庆恋上了潘金莲，借小茶馆做个幽会之地，每天三五两银子撒给老虔婆，一点不心疼。他还极想给金莲一些钱财，枕席之上，卿卿我我之时，西门庆不止一次表示，欲替金莲置些首饰，添些衣裳，金莲总是婉言谢绝。西门庆想，不爱财的妇人，金莲可算得绝无仅有的一个，因此他更喜爱她了。

潘金莲贪的是西门庆此人，并非钱财。不过也有

例外，这一日，金莲突然开口向他要了五两银子。西门庆问：“可是要买些脂粉？这区区五两之数，少了些，娘子你可还多要点儿？”金莲笑笑说：“五两足够了。”过了三天，金莲与他欢娱过后，指着桌上自己带来的小包裹，叫他解开看看。西门庆紧搂住她，抚着她滑腻的肌肤，说“那怕包裹里有个波斯双瞳猫儿、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儿，鄙人也不愿放开你去瞧它。你我会面只有这点工夫，我怎舍得离你娇躯片刻！”金莲道：“大官人若不看重我包裹里的东西，奴家可要伤心了。”西门庆这才勉强抽出双臂，跳下床去把那包裹打开，见里面是一双玄色缎子鞋，一双挑线香草边闹、松竹梅岁寒三友酱色缎子护膝，一条纱绿潞绸水绉里儿、紫线带儿、装着蕙草玫瑰花干的肚兜，一根并头莲瓣的簪儿。西门庆不得要领地问：

“娘子，这些东西怎个讲究？”

金莲说：“大官人，你再看那簪儿上，刻诗一首。奴家跑了七八十来家铺子，才挑选到这么一根簪儿，你能不细看看它？”

西门庆拿起簪儿一看，上面当真有五言诗一首：“奴有并头莲，赠与君贯髻，凡事思头上，切勿轻相弃。”西门庆将此诗念了几遍，大喜道：“娘子，这簪儿是赠与鄙人的？”

“这包裹，全是送给大官人的礼物。”金莲甜甜一笑，道，“三日前，奴家听大官人无意间提到生日已近，便想送些寿礼给你，不知大官人可中意？”

西门庆对妇人深深一揖：“感谢娘子心中时时有个鄙人。娘子送我这些寿礼，比鄙人孝敬蔡太师的寿诞之礼还见贵重。”言毕，又是一揖到底。

金莲掩着口吃吃笑道：“大官人休要谢错了人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算做奴家相赠。”

西门庆诧异地问：“此话怎样？”

“大官人忘了给奴家的银子么？肚兜里还有四钱银，是买这些东西剩下的，奴家还给原主。奴家不过出了点脚力，在护膝上绣几朵花罢了，也值得你行此大礼？”

西门庆怔了怔，把那肚兜抓到手，掏出花草，抖底一倒，果真掉出四钱碎银来。他捧着这些碎银，又愣了半晌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！娘子竟是如此心气高傲，鄙人实在惭愧，惭愧！”

“大官人因何惭愧？”

“唉！鄙人也知娘子与我恩爱，并非贪图钱财，却总有个疑团在胸中，实不明白娘子因何这样轻财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能明白的？奴家不是章台之女，不靠皮肉谋生，如若拿了大官人的钱，岂不等于自贬与娼为伍？那怕大官人愿为奴家挥金如土，也不是我所求的人儿。”金莲含情脉脉，吐着大实话，“奴家结

识大官人，承蒙厚爱，已赐与我许多快活，但愿郎心似妾心，我不做水性杨花女，君不是朝三暮四人。若得大官人长久恩爱，奴家下世投胎，仍旧做个女子，与大官人再结香梦！”

金莲娓娓一番话，即便西门庆这些人听了，也不得不为之动容。他不禁热血沸腾，扑到妇人身上。犹如阵雨骤落，在她眼上腮上嘴上颈上肩上狂吻乱嗅，捉空儿还发个誓，赌个咒：

“娘子，鄙人若是负你，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！”

金莲听他设此重誓，激动得泪水流淌，呜咽道：“有你这片心，奴家纵被千人骂，万人咒，也值得了！”

两人海誓山盟，这一天的偷情，更添了无限的缠绵、欢乐和甜蜜。

潘金莲就这么日复一日，只等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出门，便溜进对面小茶店，和西门庆似胶似漆，合被共枕。常言道：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日子一长，街坊邻舍都知晓了，只瞒着一个“三寸丁谷树皮”。西门庆是何等人物？谁敢得罪他？但不敢得罪西门庆，不等于就能容许潘金莲在他们眼皮底下寻快活，众街坊有的恨她不守妇道，有的疑她捞了无其数的下贱进项，有的嫉她凭天生丽姿靠上了阳谷县最有钱有势的人物，总而言之谁也牙痒痒的巴不得她东窗事发，没个好脸面！街坊邻舍背后嘁嘁喳喳，合计出一个法儿，便去唆使卖鲜果的乔郛哥给武大郎通风报信。

乔郛哥才十五岁，生得黑瘦矮小，活象个猴儿似的。这小猴儿忒爱贪便宜，吃不得亏。一斤果子多卖了一两个铜钱，他嘴上能淌出蜜来，不住口地“大爷”，“大奶奶”地唤那主顾；要是谁嫌他果子价贵，拿起果子瞧了不买，他的嘴上会挂把刀子，尽拣刻薄话寒碜人家。小猴儿探得王婆为西门庆、潘金莲做了马泊六，便找她说风说水，想讨几个便宜钱，结果钱未捞着，却给王婆在他额角凿了两个暴栗，还把他一筐樱桃夺去踩烂。乔郛哥吃了这么个大亏，正图谋报复，经众街坊一怂恿，便做了出头椽子。毕竟年小不懂利害，乔郛哥兴冲冲满城搜寻武大，寻着了一把拖了就走，一头走一头便将金莲偷汉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了。武大郎随着乔郛哥气冲冲奔回紫石街，小猴儿自告奋勇，冲到小茶馆门首，一头撞在把守大门的老虎婆肚皮上，一下子将她抵到墙壁上，来个“饿狗春碓”，叫她动弹不得，一面嘴里大呼大叫：

“大阿哥，老咬虫让我顶住了，你快进去捉奸呀！”

众街坊早已站满了一条紫石街，一个个用眼色鼓励武大郎。武大郎到此份儿上，已没了退路，只得把

一副炊饼笼屉往地上一放，抡起桑木扁担“咣咣咣”打门，跺着脚嚷嚷：“奸夫淫妇快出来，让我把你们双双送官究办，免得我打进门去，一扁担砸死你两个没廉耻的狗男女。出来，出来！”

武大在外面打门喧嚷，金莲在房里瑟瑟发抖，又怕又急又慌又羞，一迭声问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大官人，如何是好？”西门庆搂住她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有我作主，娘子只管宽心，不信他咬得了鄙人的鸟。”金莲推开他，央求道：“大官人休要弄尴尬奴家，速速穿了衣裳，躲上一躲，还是不叫我家大郎撞见为好。”见西门庆依旧不当回事，金莲抓起他的手，按在自己心口上，并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。西门庆感觉自己的手仿佛被她乱窜乱蹦的心震麻了，不由动了怜悯之情，说：“娘子，鄙人不为难你了，你快从后门一走了事，我过一会再走，免得让人看见你我同行，又叫你害怕。”金莲感激地点点头，手忙脚乱地穿衣下床，一面以指代梳梳理云鬓，一面匆匆跨出房去。刚迈出门槛，又回进房来，说：“大官人，千万别与我家大郎计较，他心地善良，你且让他一码。奴家这里给你施礼了！”说着，对西门庆拜了一拜。西门庆倒有点不耐烦地说道：“看在娘子面上，鄙人不与大郎过不去，你只管自去，莫忘了明日再来与我欢娱。”金莲这才离他而去。

待这妇人出了后门，西门庆从容穿戴齐整，踱着方步向前门走去。这位阳谷一霸，打算拿点威风出来，吓唬武大一下，让“三寸丁谷树皮”从此不敢再来打搅。西门庆伸手使劲一拉门板，“崩”的一声，外面王婆用来穿牢门鼻纽的索子给猛地崩断，两扇门板散开了大八字。武大毫无思想准备，还在抡圆扁担欲砸大门，这下子未免一个立脚不稳，连人带扁担跌入门内。西门庆只当武大郎挥扁担劈面向他打来，便往旁侧一闪，手一搭将扁担头抓牢，飞起一腿，喝声：“去吧！”正踢中武大郎的心窝。“啊唷哇！”武大惨叫一声，松开扁担，“囫愣登！”一个鹌子翻身，人攒到了街当中，顿时脸如金纸，口鼻淌血，昏死了过去。

看热闹的闲杂人等一看要出人命，立刻一哄而散。乔郛哥见不是路数，也丢下王婆便逃之夭夭。西门庆大摇大摆，扬长而去。王婆钻进小茶馆，关门插闩，自管自打瞌睡养精神去了。一条紫石街顿时又静了下来。

潘金莲从小茶馆后门溜至僻静的后街，从后街提心吊胆逃至紫石街头，战战兢兢掩在一处墙角侧耳细听，街上不闻嘈杂声；小心翼翼探头张望，附近不见有人影，她这才凄凄惶惶奔向家门。想来大郎已经回家，坐在家中等她回去说话。大郎会怎样对待她呢？

骂她么？羞辱她么？甚至，罚她跪在地上，用皮鞭抽她，把她一身细皮嫩肉抽得血痕条条？不过大郎一向懦弱，平时甚是惧内，处处让她七分，似乎不敢那么对待她。但今日大郎表现了少有的勇气，竟放出胆来捉奸，由此看来，骂她一场，打她一顿，为啥做不出来？假如大郎那样惩罚她，她亦无半句怨言，为了自己与西门大官人那份儿恩爱，付出这些代价倒也值得。可惜的是，给大郎这么一闹，以后她与西门大官人幽会只怕难了，除非她不顾一切脸面，公然以“淫妇”身份招摇过市，方能够再踏进干娘的小茶馆。不过金莲虽已偷汉，却还不甘愿承认是什么“淫妇”，她与几个男人乱来了呢？有情于武二也罢，委身于西门大官人也罢，她追求的始终是一个女人最起码的东西，因丈夫不能满足她，她才不得不另抱琵琶。这点儿苦衷，世人谁肯体察原谅呢？

金莲这么想着，走近了自己的家门，突然，横在街心的一具躯体跳入了她的眼帘，啊呀！这不是大郎么？金莲慌忙上前看时，方见他鼻口流血，失了知觉。她急忙扑到丈夫身上，摇他，唤他，他却只是不醒，鼻息如丝。金莲与大郎终究也有些感情，大郎如此模样，金莲岂不心疼？她不禁大哭起来。六神无主的妇人，此时只想到救丈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跑去敲小茶馆的门，叫道：“干娘，快来相帮奴家抬大郎回家！大官人，你可在里头？快告诉奴家，大郎怎会这般模样的？干娘，大官人，你们快来替奴家拿个章程呀！”

金莲叫了半晌，里头连个哼声也没有。她心底窜起一股悲凉，搅拌得些许气忿。不过，现在不是仔细品味这心情的时候，出于无奈，只好求助于街坊了。金莲厚着脸皮大声喊道：“叔叔伯伯，婶婶嬷嬷，做做好事吧，奴家身单力薄，一人扶不起大郎，求哪位高邻来给奴家搭搭手，奴家和大郎铭心镂骨感激。”

有几个邻舍从门窗里探出头，撇撇嘴的撇嘴，冷笑的冷笑，只是无一个走到街上帮她一把。金莲没了指望，悄悄淌着辛酸的泪，拼出吃奶的力气，双手插入武大两腋窝，弯着腰，弓着背，一步一步往后退，一寸一寸往家挪。武大郎双目紧闭，仰面朝天，给拖着向前滑去。从街心到家门，才七八步路，却把金莲累得浑身骨头散了架。刚立夏的天气，并不算热，但金莲的内衣全给汗水浸透了。这妇人可怜丈夫，也可怜自己，不由叹道：“我真是何苦来！贪那片刻欢娱，弄得如此狼狈。唉！我的命，大约快活不得。老天爷为何对我这般刻薄？”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将丈夫拖入家门，却无本领搬他上床，只好让他先在楼下泥地上躺着。金莲顾不上坐一坐，也顾不上换掉湿透了的内衣，急忙舀

盆清水，找一块柔软的干净手巾，替大郎拭洗脸上的污血尘土，给清凉的水一激。武大悠悠苏醒过来，呻吟一声：

“大姐，苦也！”

金莲哽咽道：“大郎，是奴家害苦了你，奴家不该……”

武大郎吃力地摇了摇头。

“大郎，你不愿听奴家说话？你厌我到这步田地了？”金莲骇然问。虽说平时她嫌丈夫窝囊，但有个名份上的夫婿，好歹也算有个依傍，若连这个也抽去，她岂不成了无枝可依之叶了？金莲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在下陷，陷入无底枯井，“大郎，你骂也罢，打也罢，都是奴家自作自受，只求大郎休对我冷淡如此……”

武大郎又微微摇了摇头。他抓住妻子一只手，握了一会。自做夫妻以来，武大郎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对她有此动作，原来他也是个知温柔的丈夫。这个动作，使金莲百感交集，泪水又“刷刷”滚落下来。金莲的泪，引得武大也“呕呕”哭了起来。他哭着吐出了一句话：

“大姐，你休怪自己，我情愿的呀！”

金莲愣住了。是她的耳朵出了毛病，还是他的神经错乱了？

“大郎，你、你、你……”

“是我情愿的呀！你有个快活，我为啥不愿？大姐，我要你有个快活呀！”

武大郎这一个“愿”字，对金莲真有着发聩震聋之力，使她全身颤做一团，后悔自己一直在迷梦中不知清醒，未曾想大郎矮小丑陋躯壳里，藏着这么一颗宽容的心！金莲睁大双眼，象是头一次发现这么一个人，盯住了他看，连泪水也忘记滴了。

武大郎以为妻子这么看他，是不相信他的话。他“嘻！”的一声叹，解释道：“大姐，每日里你去干娘家，说是做针线，回来时脸红气短，头发总有点散乱，我就疑心有人勾搭上了你。倒不是我细心，只因我家好兄弟临去东京，曾提醒过我，要我防你。我有疑心，却不想究问这事，不来盯你梢，因为我自知对你不住，与你做了多年夫妻，叫你捞个空名儿，好比守了五六年空房。心里这些话我没法儿对你挑明讲，你自己设法儿填个虚空，多少享受点儿快活，其实这也没啥。大姐，你若再要责怪自己，不如责怪我大郎，谁叫我枉为盖老，恁地没能耐！我、我、我……嗨！我、我……”

“大郎！休要说了！”金莲恸哭道，“大郎，从此以后，奴家什么也不想了，只望与你做个白头到老夫妻！奴家什么也不要了，只要大郎你让我伺候一

辈子！奴家从此足不出户，闭门思过，报答大郎宽厚之恩！”

武大郎心头暗暗欢喜，却又怕金莲事过境迁，这些话儿就不算数了，于是又愁眉苦脸说道：“大姐，从此你是不能再去寻那份儿快活了。本当我只求遮掩得过，什么都好说，今日给街坊逼着，没奈何只能打门，也不是存心捉双，只想把你们从后门惊走，免得一齐出丑。谁知西门大官人偏要与我计较，惹众街坊都看在眼里，事情闹了出来，叫你不收心也得收了。大郎虽不中用，好歹也还是有个胡须老公，街上走走的人，现在再不管住你，叫众人议论起来，我怎交代？那怕大郎宁愿让人划面皮，我那好兄弟英雄一个，又岂肯受人一句半句脏话？大姐，没奈何，你只好委屈些，守着我这没用之人，安安分分做个虚名儿夫妻吧！”

金莲哪里还答得上话来，早已哭得噤住了。

五

西门庆焉能料到，他那一脚，非但踢伤了武大郎，还同时把潘金莲从自己怀里踢了出去。当初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，本意只是图个快活，并不打算叫武大郎遭受罪，而且相信西门庆抱的也是这宗旨。只有到了今日，方从那一脚上看出了西门庆并非似她想的那样心地善良，金莲不禁深感失望。偏偏大郎又是个不记恶的人，怎不叫这妇人天良发现，羞愧难当？“原来大郎知我之苦……”金莲忽然省悟，自己要个知冷知暖的知心人儿相伴终生，不必舍近求远，这个人便在前！大郎虽不能赐她床第之欢，他的一颗心却是无人企及的。说到底，她毕竟也不全为床第之欢呵！罢了罢了，从此就遵照大郎之言，安安分分活下去吧！

自这日始，潘金莲心猿拴住，意马系牢，一天到晚在家伴着大郎，伺候他，照料他，一晃七天过去，未上对面小茶馆去一回。

这七天里，西门庆倒是天天前往小茶馆的，但每天都扑了空。他内心焦躁，便托王婆到武家打探，给妇人递个口信，要她务必偷空过来重温旧梦。王婆借探望武大伤势之名，上对门屋里转了转，无多片刻，灰溜溜地踱回小茶馆来，对西门庆道：

“鹁鸟断线，缘分到头，大官人，那雌儿不能供你消遣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西门庆惊诧地问：“怎会生出这等枝节？那雌儿害怕了？变了心？”

王婆暗暗寻思：西门大官人猜得不错。我前去投石问路，大郎一言未发，只是哼哼，倒是那雌儿送我

出来时，央我给大官人赔个不是，叫他以后别再牵挂她。看来那雌儿打算洗手不干了。这话可不能对大官人实说，那雌儿本是我牵的线，倘若大官人着起恼来，怪我事未办妥，与我计较，倒也麻烦。不如将一盆水泼到大郎头上……老虔婆打定主意，便搬动唇舌，煞有介事地说道：

“大官人，你貌似潘安，财比邓通，给你挨上了光的娘们，有哪个还舍得离你？那雌儿也叫没法子，给‘三寸丁谷树皮’看住啦，死活不放她走开一步。老身想跟她讲个悄悄话儿，武大两个眼珠子瞪出，牢牢把我们盯住，一点空子不让我钻。你且忍耐，过三月五月，一年半载，老身再替你设法，看看还能不能将那雌儿哄来，给你杀杀馋。”

西门庆悻悻说：“早知如此，我那日不该留情，把‘三寸丁谷树皮’打发去见了阎王，也就没了今日的绊脚石。”

王婆心头一沉，忙说：“大官人，快快不要这么想。武大蚂蚁一个，捻死烫死全由你，可他有个同胞兄弟，三拳二脚便打得死一头大虫，谁不忌讳三分？幸亏大官人那日心存怜悯，留大郎一条贱命，要不，武二从京城回来，总有一场灾祸。虽说什么也吓不倒你大官人，为个雌儿惹出许多纠葛却也不值得，老身更是招待不起。望大官人看在我孤老婆子求情的份上，得罢休时且罢休。”

西门庆这才快快走了。

王婆以为他不会再来，着实为少了那么一笔进项而心疼。未曾想仅隔三天，西门庆又摸上门来了。王婆与他一照面，不由一怔，只见他没精打采，垂头丧气，脸也瘦了一圈。老虔婆刚要动问，西门庆已抢先开了口：

“妈妈，救救鄙人。你若不叫飞燕归巢，鄙人只怕要相思成疾，卧病不起了！”

原来，西门庆家中虽有三妻四妾，皆是花容月貌，但在他眼里，没一个比得上潘金莲。这一阵他心境不佳，更把那些妻妾视做盐羹、东施一般，看见就恶心。在家中没滋没味，便钻入烟花巷去与娼妓鬼混，企图让自己在横流肉欲中暂时忘却潘金莲。但令人着恼的是，不管那些念奴们如何做张做致，竭力讨他欢心，结果反倒使他更加郁郁寡欢，心思益发驰向紫石街。有哪一朵野花会象金莲那样，叫你感觉到一种摸不着、说不出，但又确实确实有着一一种叫人着迷的风韵！尤其当他意识到可能失去她的时候，这种特殊的风韵对于他，吸引力更是不可抗拒的了。在西门庆的眼前，金莲倩影不时飘忽游，他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去搂她，一搂搂着一个别的女人，这叫他顿时心冷了大半！这个可怕的折磨，折磨得他茶不思，饭

不想，夜不成寐，人便迅速地消瘦下去。他忍受不了这个折磨，于是咬牙切齿发了誓，不将潘金莲永远霸占，决不罢休！今天，西门庆又到小茶馆来，就为这个目的。

“妈妈，你是明白人，鄙人纵然不说，你也猜得到我在受什么煎熬。鄙人自从知道‘喜欢’两字以来，凡我喜欢的，不论是人是物，没有弄不到手的，那雌儿岂能例外！妈妈，劳你的驾，先与我去交涉一番，鄙人这儿有一锭金，送给妈妈做个脚步钱。交涉得成，鄙人少不得重重酬谢妈妈。”说罢，西门庆从衣兜里掏出一只金元宝，往桌上一放。

金子是黄的，眼珠子是乌的。金赤焦黄、灿灿发光的金元宝，映花了老虔婆的眼。她这辈子还从未拥有过一只金元宝呢！怪不得昨夜有个喜蛛落在她头上，原来是主今日这宗财。老虔婆笑得嘴巴咧到耳根，口水沥沥拉拉滴下来，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无功不受禄，大官人要我老婆子做什么，只管吩咐，我拼上老命也得替你办成。”

“你去对武大说，你要再叫娘子在他身边受虚火逼攻之罪了，不如让鄙人接回家中，叫她做个锦衣玉食的夫人。武大要人服侍，我买十个奴婢送给他，从此叫他不必再卖炊饼，我送他小铺子一升，让他到老不愁温饱。鄙人用这许多好处换个娘子，他若再不答应，便是他不讲道理了，休怪鄙人翻脸！他别以为有个武二便可与我犟犟，鄙人自有手段让武二永不回来。妈妈，你快去交涉，我在这儿立等回音。”

“大官人，你耐心些，老身去去就来。”

王婆横穿紫石街，来到武大郎门首。武大郎门户紧闭，王婆举手拍几下门板，只听见里面妇人的声音问道：“谁呀？”王婆咳嗽一声，代替通报姓名。里面沉默有顷，才响起说话来：“干娘么？怠慢了。大郎身子不爽，方才睡着，只怕吵醒了他，奴家不便相请干娘进来作客，还望干娘包涵则个。”哎哟，这不是请她老太婆吃闭门羹么？王婆不免愠怒，冷笑道：“大娘子！自从大郎生病，街坊邻里谁来探望过他？只有老身意思不过，要来望望可有什么事用得着我帮忙。你们若是不耐烦，老身自然知趣，不再来打扰，怕只怕以后真有事儿用着我时，老身未必有空闲。”她这里话音刚落，里面响起了武大郎的声音：“嗨，嗨，大姐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就把干娘请进来坐一坐吧，大郎我有事求她。”接着是潘金莲一声答应，过来替老虔婆开了门。

潘金莲以丈夫要休息为借口，把“马泊六”拒之门外，武大为何反倒要引狼入室，吩咐妻子把老虔婆放进来呢？这是因为“可有什么事用得着我帮忙”这句话起了作用。十天前武大挨了西门庆一脚，到今日

还天天吐血，伤势越来越重。前几天，金莲曾去为他抓药，跑遍阳谷县大小药铺，都是空手而归。县城两家大药铺乃西门庆所开，奉他之命，一根药草也不卖给武大郎家；另有几间小药铺，店主虽不是西门庆，但西门庆要叫他们倒闭，早晨发话，到夜便得关门，故而谁也不敢违西门庆的意。药石难觅，武大郎心里发慌，心里发慌，身上病伤似乎又沉重了些，觉得自己仿佛就要挨不过了，怕得不行。人生虽苦，武大郎却不愿过早地奔赴“极乐世界”。这时的武大郎多么希望有人去替他弄几帖药来啊！他想王婆与西门庆有交情，何不趁此托她向西门大官人说个情呢？

“干娘，只要减轻大郎病痛，救得大郎一条性命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”武大将自己的要求给老虔婆说了之后，又低声下气地补充道：“过去的事，一笔勾销。待我家好兄弟从东京回来，若有什么风声传到他耳中，他要发怒，也自有大郎央求他息事宁人。干娘，拜托你老把这话捎与西门大官人，请他接济大郎一两帖良药吃。”

王婆笑容可掬地答道：“大郎呀，老身没个儿女，你们夫妇两个也无长辈，我们虽是异姓，平日里却象一家人相处，这点小事，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替你做的。只是西门大官人素来傲气，那日你打到老身门上，坏了他的名声，不亲自去与他赔个不是，他心头一股气难平，只怕老身说情也不济事。大郎，可要老身赔你去找大官人讲那么几句？”

武大郎给西门庆一脚踢怕了，怎还敢去见他？便畏畏缩缩说道：“干娘，大郎我爬不起来，寸步难移，就请干娘在西门大官人面前，代我多多讲上几句恳求话。”

“唉，大郎，若是老身求得来这个情面，还要你去干什么？你们不亲自去讲两句软话，只怕这药十有八九讨不来。”老虔婆益发霸道得头头是道，“大郎行走不得，叫大娘子代你去一趟也行，干女儿，你说呢？”

金莲低头不语，却掉下几颗辛酸泪来。

“大娘子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无奈大郎急需药治，要叫大郎痊愈，你只好委屈些，总得设法央求西门大官人发个善心，才是道理。”王婆又用推心置腹口吻说道，“你们怕吃亏，不如仍到老身店中与大官人见一面，有我在旁须臾不离，大官人好歹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总不会当着我的面对大娘子无理。大郎，若是你说声使得，等会我拼出一张老脸，去求大官人，叫他明日这个时辰，带着药前来小茶店。若是你觉得不妥，这事老身就无法多管了，你日后有个三长两短，莫怨干娘不曾帮忙。”

说罢，她做出要告辞的样子。武大郎虽不放心，

却如俗语所说：“病急乱投医”，怎还管得许多！慌忙叫道：“干娘！且留一步！明日这时辰，叫大姐过去就是。只求西门大官人无论如何带些良药来，让大郎早日脱离病痛。”

王婆道：“尚须大娘子说句话，老身方能去跟西门大官人商量。”

潘金莲声音微弱地回答道：“奴家无脸过去。”

“哎，哎，这种事，说大，可以闹出人命来，说小，谁也不会掉块肉，大娘子何必如此？”王婆劝道：“大郎是个明事理的丈夫，他并未拿你怎样，还愿意把武都头按住，大娘子你虑从何来？”

金莲道：“若是大郎不这样宽厚，奴家心头或许尚不如此难受。干娘，你也是个女流，还望你体谅奴家，总得作个安排，叫我与西门大官人莫再碰见的好。若得如此，干娘的恩德，奴家绝不忘记。”

王婆心里冷笑道，你不忘记老身，有啥希罕？！你能送我金银钱财么？你不愿让我牵着跑，老身就来个釜底抽薪，干脆卖了你，捞一笔“身价银子”！这老虔婆已有一个歹毒念头萌于脑袋，便拉长了脸，撇开金莲，对武大说道：

“大郎，你好歹是个一家之主，你拿个章程出来。西门大官人本就恨你，你再不让大娘子去央求央求他，他更加恼怒起来，保不定又要对你不住，闯进这屋将你殴打，你这条命还能有么？实话给你讲吧，西门大官人已有这个意思，是老身死活拦住了他，他才暂且忍耐的。你们再不识时务，老身也拦他不住了！”

武大听了，脸似白纸，惊恐万状，嗫嚅道：“这位大官人，怎么这样凶狠？须知大郎也有个打虎的兄弟，我那兄弟岂能容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？干娘，西门大官人真的还要来打我？”

“这还会假？”王婆进一步恫吓道，“你家都头武艺高强，也只是县太爷手下一名当差，西门大官人与县太爷称兄道弟，说一不二，县太爷怎会不约束都头？何况，都头远在东京，何时回来？能否回来？只有天晓得！大官人若是没这个把握，还敢与你家大娘子有个瓜葛么？大郎，你真想息事宁人，就叫大娘子代你去赔个笑脸吧！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武大郎“这”了半天，哭丧着脸对妻子说：“大姐，大郎我求你了，明天你就去走一走吧。待我病好，走得路时，你我离开阳谷县，搬往太平些的地方去住家。大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”

金莲到此时还能不忍辱应允么？这真是“逼走华容道”哇！

六

王婆刚一回到小茶馆，西门庆便急不可耐地问：

“妈妈，交涉怎样了？武大可知趣？雌儿可得意？鄙人何时可与她做个长久夫妻？啊？”

“盘里的肉，锅里的鸡，还怕飞了不成？”老虔婆笑嘻嘻道：“迟早也是你屋里的摆设，床上的货，大官人休猴急。老身倒要先问你一件事，若让那雌儿与你做了长久夫妻，你当真愿意给另铺子作答谢？”

西门庆说：“鄙人要另铺子，放的债上多添一毫利息，不到半年就有了，也值得赖么？妈妈尽管去叫武大放心，要我先给铺子再成交，鄙人也答应。”

王婆把一只手伸到他鼻尖下，说：“我敲着实这棒头，并不是要叫武大放心，却是要让自己心放宽。大官人，你给个字据儿，老身教你如何与那雌儿长做夫妻。”

西门庆诧异地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讲究？”

王婆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老身有生之年并不愁衣食，棺材本也弄了几个藏着，却仍旧喜好白的银黄的金，多多益善，有寻处决不放过。恰如大官人你家有娇娘好几个，却还要千方百计把那雌儿占了是一个道理。老身这里有条妙计，可让你一了百清，与那雌儿夜夜做一头眠，永不担心什么乌老公来打门搅吵……”

西门庆急急问：“妈妈有何妙计？”

“大官人稍安毋躁，老身尚有几句话要弄个明白，你听了莫生气，你们这些大阔佬，寻花问柳平常事，当什么真！女人不过是件衣裳罢了，喜欢时穿它，不喜欢便丢开，再漂亮的衣裳，也不会一辈子只穿这一件。如今你喜欢那雌儿，花好桃好样样好，总有一日玩腻了，灵芝草也成了烂稻草，这长久夫妻还不是画蛇添足么？老身年轻时见的男人多了，热的时候也是信誓旦旦，一个非君不嫁，一个非卿不娶，待到热劲儿一退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谁还记得那些痴话屁话！老身不信大官人头上出角，黄狗变了麒麟。与其热劲过了觉得累赘，不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快休再提什么长久夫妻。依老身之见，大官人与那雌儿依旧做个露水夫妻的好，你是偷香窃玉惯家，狂蜂浪蝶头儿，怎会不知个中门道？竟会如此一门心思对那雌儿！老身倒有点给你搞糊涂了……”

西门庆捺着性子听她噜噜苏苏说到这里，辨出了她的心思，摆摆手道：“妈妈，不必絮叨了，鄙人懂了，你无非怕日后鄙人腻烦了那雌儿，后悔一另铺子的交易。想我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会如此小孩儿状！鄙人也曾为了青楼女，一掷千金，不过梳弄她两三日，何况那雌儿对于我，是个治疗相思之苦的灵丹妙药。

妈妈有计，只管献来。”

“大官人果然不凡，一言道破老身机关。”王婆奉承道，“既然大官人猜得出老身的机关，我就不用明说了，只消点到为止。老身这条计妙虽妙，也忒狠毒了些，轻易不肯吐出口。如今有一片铺子的酬劳，看在这份儿上，伤天害理也顾不得了。一个铜钱雇不来宰鸡的，十万贯钱请得着屠城的，便是这理。不知大官人可曾理会得？”

西门庆已悟出蹊跷，问：“妈妈可是要叫我杀人？”

王婆笑道：“杀人不杀人，老身可没讲。老身只知道药可救人，亦可误人。也是‘三寸丁谷树皮’自己的晦气，谁叫他那样急着讨药吃？”

西门庆点头道：“鄙人有数了，自古道：‘欲求生快活，须下死工夫。’罢，罢，罢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倒也干净了。”说着便要上药材铺取药，王婆拉住他说：“大官人，还有几件事情要商量，以防遗下后患。与其亡羊补牢，莫若未雨绸缪，事先一一布排周详，日后不会乱了脚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还有什么？你最担心一个武二，鄙人已遣兴儿送信去东京安置他了，余下人等也值一虑？”王婆道：“只怕冷灰里爆出热栗子，总不妥帖，还是让老身来与你好好合计合计，看怎样方能够纵留蛛丝马迹，也不惧雪融尸露。”西门庆打趣道：“似妈妈有这等做军师的才干，朝廷不觅了你去，委你做了雌相国，真正可惜！”

两人商量了半天，一切定当，就等次日潘金莲来到了。

这一日天色阴霾，午后便象傍晚一样晦暗。在约定的时刻，潘金莲出了家门往小茶馆来，心情十分压抑。自从认识西门庆，想到要去与他会面，如此心情以前是从未有过的。“看来，我与大官人一段孽缘，到此为止了。今日见了大官人，给他讲个明白，求他丢开手。但愿大官人尚能一如既往，对我顾怜些许，总会允许我的请求。”跨入小茶馆时，金莲这么想道。

王婆在店堂里等候这妇人，见她来到，也不与她多寒暄，领了她便往房中去。西门庆已在那儿了。王婆把房门关上，自己也留在了里头。金莲只当这位干娘信守诺言，故而特地留下不走，可叫西门大官人知个回避，不对她动手动脚。为此，金莲暗暗感激王婆。她虽已讨厌这老虔婆，但今日人家毕竟还肯照顾她，金莲总还是感激的。

“娘子！总算又见到你了！”西门庆先开了口，“鹊桥路断，香泽难亲，鄙人茶饭无心，梦萦魂绕，想得你好苦也！娘子，你好狠心！你怎么就撇得下我的呀？”